

出前邀擊逐北或刻獐獸形狀施于車上變
動貴乎其人耳其三鎗車其制如門刀鎗長
短錯雜其上更于四出箭梁之空間以神器
可以爲樞可以塞門以待兩車之更番運
動進退教之慣熟則一車可當五馬二馬足
護一車路狹則以生牛皮爲屋施于車上且
戰且行以避矢石卽馬隆之偏箱而制少易
耳善于馳驟則一馬可當七人山狃險隘則
一人可當二馬遼地峻嶺少平原多車騎爲
良而步攻之可戰可守惟將之操縱何如耳
一曰精器械以便擊刺中國之于夷狄所仗者
神機火鎗而騎射刀劍則與虜共之敢犯爭
先不如虜也弩之制孔明舊法爲良而大黃
中黃蟬翼斗弩守路之線弩守城之石弩均
昔之利今未見其用也弩砲之用使一發而
不繼虜騎突入何以解救更迭之法俾弩砲
源源不絕兼之鈎鎌遮牌狼筈攔扒足以破
步兵斷馬足虜騎奚得而逞奴酋之衆以重

盛重甲當先馳驅利刀不能入弓矢不能透
長鎗巨斧鐵心棍連夾棍鞭簡飛槌足以揮
之下馬而弩矢又可以透重甲鏃傳毒藥沾
肉卽死夷人所稱漢家之神箭也金人用拐
子馬號曰鐵浮屠宋將敗之殆盡破敵之法
在將徒以力角力雖盡天下之民不過膏鋒
刃而已故將在謀不在勇兵在精不在多甲
冑堅緻器械鋒芒真爲破寇之奇制也

一曰明戰陣以衛進止戰陳之法知者以爲隨
地皆可不知者以爲虜騎奔突如風雨雷電
勝負存亡呼吸立決何陳之有古語有制之
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
不可勝也以有能之將而馭有制之兵何往
不勝且陣法有奇有正有虛有實有分有合
千變萬化莫可名狀批亢擣虛隨機措取
威制勝豈可舍諸教陣之法開旗則趨聞鼓
則進聽砲響而奮擊聞角聲而變動視號帶
而向往視招颺而追擊聆金聲而退却或八

或六或方圓曲直尖斜盤旋或闢或闔隨時
制化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一隊二百五十
人爲一大隊三千人爲一陣一陣之中衛護
援救如左右手士卒必如此然後可用法曰
行陣堅固士卒無驚非歟

一曰識天文以決勝負兵凶戰危衆之死生國
之存亡關係匪輕兵戈方興罔不呈象或風
順逆以示吉凶或星移易以昭福禍或日月
晦蝕雲氣垂異天未常輕易致人于死仁君

賢將知天象告戒慮定而後動計周而後戰
足以移回天心古人有移民移相移歲不可
之荅熒惑退三舍今國家數年以來災異變
象屢出屢怪昭之于天者數十徵之于草木
禽獸者又不知其幾也莫非兆于兵象軍中
趨吉避凶得不仰觀于天而知敵人之盛衰
臣不才雖推究未精見于端象者粗知一二
天下優于臣者衆伏乞

勅下兵部募至軍中則利害禍福可預知之非無

益者也

一曰司術數以稽禍福子房曰禽星知天奇門
知地六壬知人三者備用以戰則勝以守則
固以攻則取至于呼風喚雨飛沙走石呪水
勅符雖小道亦有可用者焉若擇禽星之高
強以進戰選奇門之吉和以行兵營六壬之
休徵而知敵審詳于三者之用何敵之敢乘
臣不才于禽星奇門積學有年屢試屢効但
臣命蹇輒爲人忌流落至于此也天下奇技

異術不可勝紀採而用之真有裨于征師也
太公亦曰術士三人主譎詐行謀依托鬼神
以惑軍心前法將佐何常不假此以建茂績
一曰修邊墻以限華夷遼東一線之地三面隣
虜一面隣海無墻可依無險可恃防守最難
良由三衛棄去至于今日處處虜經墩臺雖
密奚補于事殊不知建墻故有所費然一勞
而永逸其利溥矣昔薊州建墻總理戚繼光
矢心區畫不二年而成所費二百餘萬至今

賴之所省豈數千萬也今日先守後戰無出
謹墻垣沿邊挑濠如立營法各堡官軍軍自
量其地多者二三十里少者十五六里不三
月而工就且大軍臨屯民夫助力何工之不
可成經畧熊廷弼昔年巡按遼東于兩虜邊
界挑濠三道虜騎不得逞使當時借寇三年
則必有大設施焉日來傾圮其險復失東虜
邊境放此漸浚猶可以遏萬一事雖迂濶其
實厚于軍民若調度有法修築不爲難也

一曰省徵輸以寬民力數十年來筭及舟車民
力竭矣今

皇上以東虜之叛司農告匱鹽課不足馬價亦罄
搜括殆盡金花致罰內帑吝賜何以給遼費
耶乃加派于民民豈堪命且天下處處告災
徵派不已切懼民心一搖莫可救遏當道諸
臣頽秃舌敝諸餉無措遼之士馬何以資生
而抗敵乎臣計以爲天下固有之錢糧暫借
一年以紓目前之急少緩內帑之頒會計天

下戶口其爲丁者除優免外大約二千萬二百一十二萬五千六百有奇每丁該銀七分二厘着布政司每丁那移三分存番四分二厘該解三百零九萬三千六百七十餘兩通計天下秋糧大約二千三百五十四萬二千五百有零除去免者

祖制每石除四差外存番七分以防時變今借一年該銀一百六十二萬六千八百七十五兩有零共計四百七十二萬零五百四十五兩

卽此足以寬遼請之亟何必加派重困其民民力寬一分受一分之利民有餘卽國餘也則糧亦無可匱矣

一曰廣屯田以足軍餉叛酋殘毒清撫開鐵一帶地蕪民逃兵食不足糧運艱難戰守何倚總兵官屯大兵于其境督率軍民且耕且戰來則禦之去則不追俟我食足兵強然後議伐此趙充國困先陵之計也一以省轉輸之勞一以足軍國之用一以教戰陣之法禦叛

首之憑陵資士民之防守復百姓之土田一舉而三利備焉故屯田不可廢也

一曰調援兵以給時需遼陽危急調各邊兵而不知各邊俱有封疆之責誰肯剜心肉以補人而自受危困耶所以愈調愈玩其遣來者不過市井之徒冒名頂替殘弱不堪以應故事至遼有軍之名無軍之實臣計天下各省直所建衛所除北直隸山陝遼東尚有衛一百七十六所一百九十四

祖宗舊制每衛該兵五千六百名所兵一千一百一十六名其中寧無一半精健者乎不若干此衛簡選一半可得兵六十萬有零若三之一亦可得四十萬零仍令各衛所指揮千百戶中選一才勇堪任督率前來官軍兩得其用非惟本官軍相親日久相信日深亦且歲歲道院校閱粗知進退分合之法以此輩再加馴習較之召募者遠矣外而雲貴川廣除羈縻府州外如宣慰宣撫招討長官等司共

二百一十九處諒其衆寡可徵兵二三十萬
由是觀之天下未常無兵要知緩急自然可
集雖然兵在精而不在多時勢有不同豈可
膠柱鼓瑟昔秦王剪下楚非六十萬不可王
剪善用兵者也必于六十萬而後行計非此
不足以制敵今奴酋之叛遼陽以東盡虛其
地必調發二三十萬鎮伏所殘諸城以爲犄
角添補附近屯堡以爲應援如是聯絡進可
以戰退可以守因時制宜相機而動叛酋之
滅尅期可待至于滅醜虜以申國威非筆舌
所可盡亦非筆舌所可露其可料者奴酋肆
無忌憚所謂驕兵驕兵者敗屠戮大慘人心
怨忿怨忿者滅卽此則知敗亡不遠惟選將
練兵以圖之何異摧枯拉朽耳嗟嗟奴酋之
地不過一大縣人衆糧寡善以持之內變可
期以臣視之彈指可滅矧一隅之寇不能勦
除倘有中起兼有他變如唐宋何以收拾臣
雖草茅下賤而一腔熱血望君門而欲灑所

願朝廷無東顧之憂國家有莫安之慶其本
心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施行

○直隸巡按董元儒題爲援兵逃伍幾空庸弁溺
職已甚乞亟

勅究處以肅軍紀以銷釁端事准鎮守昌平總兵
官王國棟手本內稱有援遼延綏將官袁大
有領兵一千名前至昌平關支行糧料草至
十七日三更時分各兵約有七八百名脫逃

向南去訖等情職驚疑未卜其故方在行查
間復據延綏援遼遊擊袁大有揭報爲募兵
糾衆鼓譟脫逃事卑職帶領中軍千把總等
督率募兵一千名馳赴援遼前至昌平關支
行糧料草管隊王道川等稟稱本營募兵偶
從山海路過不知名行人三名各兵向問遼
東夷虜情由行人人口稱調去西邊援遼軍兵
將眉毛剃去面刺二字追奪盔甲馬匹發付
做工各兵聽知慌惑欲行逃竄卑職一聞不

勝驚駭卽面諭各兵俱係奉文遠鄉調來與
朝廷出力報國豈肯致于此地再三諄諭各
兵稍安不意至三更時分忽有七百餘兵各
持刀箭泡湧徑向蘆溝橋一股迯走卑職卽
同中千等官星馳赶上悉力招撫隨至良鄉
一帶堅意不回南向去訖但事關謠言惑衆
以致兵變請乞行文嚴拏訕傳之人以正國
法今查見在昌平募兵三百餘名等情到職
該職看得自遼師屢挫以後風鶴遺悲壯夫
短氣各援兵之憚于赴敵果于偷生有自來
矣所恃煌煌軍令懸示于前廉勇將領鼓舞
于後庶幾群情衆志有所顧忌約戢猶未敢
恣行其意以顯撓明法者詎謂援將袁大有
僅領西兵千人而迯者竟以七八百計甚至
持械直突公然掉臂追之不返招之不顧名
雖脫迯情同叛亂蓄謀有漸殆非一朝一夕
之故此豈白來三五潛蹤背地匿跡者所可
同口道乎將以爲仗策從戎初非其願耶昔

之慕義來趨果誰強之使然不然而以爲薄
其私耶安家銀兩業已照例領給又不然而
以爲窘其行耶行糧草料亦爲到處關支且
此七八百人皆麾下隸有名藉遼左盼爲應
援者聞風旣先奔竄臨敵安望賈勇有兵如
此將焉用之抑此七八百人之安家行糧皆
小民悉索稅畝以供者逃伍則歸烏有追還
更費推馱無兵糜餉又誰任之矧各兵在逃
勢無所之非東走海南走汴萬一饑民響應
所至揭竿近如山陝流賊擾害方域又孰階
之厲乎遼事一日未寧調募尚無了期自此
風聲遠播效尤群起後來各處兵將當無有
向山海窺左足者又誰爲作俑乎種種情形
大駭聽聞非惟不能爲逃兵解尤不能爲袁
大有解而大有揭稱畧不任過第詭其亂辭
曰事關謠言惑衆以致兵變夫虎兕出押責
在典守假令大有恩威素著紀律嚴明寧決
裂至此乃兵逃不問至欲嚴治訓傳之人抑

何其誕而無忌也更又張其說曰今查見在
昌平募兵三百餘名夫蕞爾昌鎮地非產兵
前兵部發銀召募不能取盈數百尚議分任
于各鎮茲安得一旦有三百餘人應募卽有
之亦不過流猾亡命無名無籍異詎賺安家
習爲宵遁者大有此語不特巧爲文過抑亦
敢于欺罔矣遼陽望兵如彼其急各邊鎮募
兵如此其難全伍脫逃可置勿問并置領兵
之將官超然免于評論恐嗣是調募不行遼
益孤危國家事正未知所底止如今日袁大
有必難逭于溺職之誅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速行查議前項逃兵作何處置缺伍作
何募補并將遊擊表大有重加究處庶軍紀
振人心惕危遼有恃而釁端可杜

其人少壯負盛名而學識可林

向慕蘇并孫汝輩素大自重吐突或規軍路
陳下兵濬整計查藉前夜搜兵并回或置規出并
育必難實于爾漸之精昔此為子

益亦或固家非五夫 吹風吹土吹今日袁大

籌邊碩畫卷之四十四 庚申季夏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為援遼正苦兵少援將
忽報兵逃事必有因漸不可長懇祈

聖明亟議處置之法併議料理之人以肅軍紀以
重軍務以銷地方釁端事職連日接遼東捐
報見經畧熊廷弼一疏為遼左將帥同盟文
武和附為滅賊一大機會獨惜兵寡糧匱各
道缺人不得隨心應手得當圖報以紓顧憂

其人少壯負盛名而學識可林

向慕蘇并孫汝輩素大自重叱咤與規軍路
陳下兵濬整計查藉前良世兵非何或置規出非
育必難實于爾漸之精昔此為子

益亦或固家非五夫 吹風今日袁大

籌邊碩畫卷之四十四 庚申季夏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為援遼正苦兵少援將
忽報兵逃事必有因漸不可長懇祈

聖明亟議處置之法併議料理之人以肅軍紀以
重軍務以銷地方釁端事職連日接遼東捐
報見經畧熊廷弼一疏為遼左將帥同盟文
武和附為滅賊一大機會獨惜兵寡糧匱各
道缺人不得隨心應手得當圖報以紓顧憂

內稱總兵與總兵盟將官與將官盟皆宰牛
歃血誓同殺賊于是乃敢主張守藩以爲南
顧遼海北窺開鐵東逼賊巢漸進轉蹙之計
職一讀之不覺躍然色喜何向來冰泮瓦解
之象頓成珠聯璧合之景一至此也而猶慮
無兵調遣無餉食用無道臣以供任使之爲
兢兢矣又見撫臣周永春一疏爲廣寧急需
將官推補無期懇乞卽

勅該部速爲推補以救河西半壁事內稱西虜陰
與奴約分犯遼廣祇緣遼藩綢繆漸有次第
奴酋不敢輕入而陰嗾西虜乘河西兵虛先
謀入犯其意不在搶掠而在尅城使河西不
守糧道斷塞遼藩坐困而後奴乘之職一讀
之不勝愕然竟飛何奴酋虎蹲鷲伏之態愈
幻愈竒炒巴陽順陰逆之情日反日覆一至
此也而惟有速補將官多添兵馬保河西正
所以保河東之爲皇皇矣總之在經臣亟于
用兵以恢如綫之疆而餉以養之道臣以彈

壓之均爲救焚拯溺之圖在撫臣亟于索兵以禦方張之虜而邊長兵少此顧彼遺恐有捉衿露肘之患不謂延綏援遼遊擊袁大有領兵一千甫至昌平而夜半脫逃者輒有七八百名之多也據總兵王國棟則以延綏援遼兵馬于十六日至昌平關支行糧料草至十七日三更時分各兵約有七八百名脫逃向南去訖報矣據遊擊袁大有則以各兵悞聽過路謠言有調去援兵剃眉毛刺面發赴

做工等語至三更時分忽有七百餘兵各持刀箭兇勇徑向蘆溝橋逃走卽星馳赶上招撫不回向南去訖請乞行文嚴拏謠傳之人以正法報矣臣一閱之不覺奮然髮豎何將無才能兵益驕悍一至是哉夫此援兵也固遼東經臣所推心以置盼眼欲穿冀到一兵卽得一兵之用者也亦該鎮撫臣所極力抽募百方鼓舞冀發一兵卽收一兵之效者也柰何哉千里而來一言而散全無破浪冲風

之氣頓見鳥驚獸駭之形得無統兵將官訓練無法約束失宜與抑行糧料草之支給有乾沒與榜拷箠笞之軍令有偏僻與種種情節難以懸度應行查核嚴爲議處不則流言止于智者匹夫至愚而神彼皆邊鄙人也習聞虜情習見將令無辜受黜從來有此法否有家難逾皇皇其何之乎况遼難未歇調募無期人將效尤綱紀安在于此而盡寘之法不可于此而任委之去不可惟乞速降一諭

若曰逆酋不道侮我

天朝蠶食我邊圉虜剝我人民殺戮我文武將士普天率土義切同仇是以有徵調之役凡爾從征遠戍跋涉間關背離鄉井時屢軫念一切安家行糧犒賞亦時時與地方官約槩從優厚儻

天心厭禍逆賊授首爾衆之功當重賞賚尊顯之奈何輕聽浮言遽爾叛去自罹法網甘爲僂民此必有一二奸弁猾卒造言生事煽惑軍

心法在不宥爾衆其公舉以聞爾軍士速行
悔悟勿自疑阻整隊前來矢志滅賊當盡赦
前辜加與更始决不食言以此頒布中外曉
示民有不鼓舞踴躍懲前毖後者職不信也
不此之圖而泄泄如故望望皆然竊恐自有
遼事以來人如湯火之赴家若追呼之驚冲
途之民心以驛騷而思亂灾稜之赤子以加
派而無生遠調之士卒以無犒而决志迯回
之兵衆以無歸而逞狂河决魚爛非朝伊夕

杜釁銷萌定計須蚤願

勅當事者之亟圖之也再照遼左需兵需餉道臣
皆急着也兵問司馬而司馬執要其執詳全
在職方今職方卽請告出城業已兩月無復
任事之理矣而該司迄今尚未有專屬也雖
署篆員外仙克謹才識素優擘畫儘裕而代
庖終非專責任事不無抑遜向來條陳者欲
以儀郎湏之彥以京卿兼管職方事旣爲衆
望攸歸又有故事可按所當亟允銓印速令

商確具題或以之彥擬陞調補或以克謹就
近推補一則長駕遠馭一爲熟路輕車均于
軍政有裨者也餉問司農而司農執簡其執
煩全在司官乃山東司郎中張國銳蒞任受
事已逾二載而衿肘盡露庚癸頻呼其能已
見于天下矣而遼餉抵今茫茫尚無了期也
雖國銳未見撒手而遼軍急同燃眉向來建
議者欲專設一遼東管餉郎中而以山東九
邊屯塩等務仍屬舊郎中庶頭緒有分清楚
亦易且舉有才望二臣姓名具在

循前以其本衙門官習本衙門事恢恢遊刃有餘
地者此宜該部開名咨送柰何不察反請下
吏部檢推一員仍向舊郎中就正哉至海陸
二運陶朗先之在登萊袁應泰之在永平大
有功焉雖在賢者賞不以勸然國家激勵勞
人可無優厚應泰已陪推建牙崇廡不遠若
朗先以驛傳付使強之督運不惟料理航海
兼且召買糧石陶之題目更難于袁乃以憲

副加銜大叅此出撫按奏請者而天官曹悛不肯予是亦今日之當

勅令舉行也將帥不提撥則不奮兵馬不操練則不整糧餉不趙運則不前此等責任專屬道臣而遼左道臣原額無多今何落落如晨星也遼陽道以病去矣開原道以艱行矣贊畫以正月回籍議改監軍道矣祇以銓宰乏人致令推補無日閣部請之不報言官請之不報該銓屬叩閣之章舌敝穎禿而亦不報卽聖躬方在調攝而舉手無難檢發豈閣臣之票擬未當

聖裁抑

聖心之眷注別有他屬陛下宜自爲社稷計不俟職言之媿媿者也職猥以草茅謬叨侍從拮据于孤垣之旁午犇馳于同舟之乏人四顧徬徨一身狼狽輒敢觸事盡言罔識忌諱伏惟

聖明垂察施行

○山東巡撫王在晉題爲膠昌海道通行淮船不必起陸各分統轄以急軍興事案照先准督餉部院李長庚咨爲遮船改造已久萬分不
宜航海內稱遮洋一總國初舊例而淮楊之運乃東征所行今遮船不可行而三十萬漕糧不減希議多催沙淮二船以一半由海一半運至膠州起陸至昌邑淮河入海而多助登州以船則膠萊遺議尤百世未盡之利此登州道陶副使設有餉道徐弘諫王裕國催募空船俱達蓬萊斯近日可循之道也等因又准戶部咨爲糧草罄盡至極軍馬餓損可憐內稱檄行防海道查照原派數目并照原題定分管地方作速開幫揚帆啣尾務要相繼無間每半月將運過數日報部查考等因隨經牌行司道查議去後今據山東布政司呈准登州海運副使陶朗先牒呈看得膠昌之說雖倡自本道而其立言之意蓋謂淮上截漕由此搬運可多載數十萬便可免山東

六十萬之派今山東所派六十萬既毫不得
減則自己之船隻尚且仰給于淮揚安得有
船以供淮人之用自己之轉運尚欲求改于
截漕安得又代淮人之搬運此又理所甚明
不待辯者況在今日淮人卽欲膠昌之路勢
亦不能求也何也餉臺初謂遮洋船尚存淮
揚有海船可催故意漕糧到膠耳今遮洋已
改造而全無海船只應天津之五百隻尚屬
未集何處覓船入海而泊至膠州又一半遠

成山而到遼也故膠昌之路一也若用截天
下之漕糧以免東方一隅之加派又用見成
之遮洋悉免東方之催造則淮上不覺其難
而山東得蒙其惠是職倡議之初心也彼一
時也若用以索東方原無船隻疲東方已竭
之民力侵淮上本等之職掌加山東分外之
責任舍天津已成之垣途增登萊無效驗之
勞費是非職倡議之初心也此一時也夫部
院移咨之意無非欲此路行而遼陽至耳今

權之遲速既如彼較之難易又如此則淮人而治淮東人而治東亦如尸祝然者當不待職詞之畢矣等因又准分守海右道右叅政陳亮采咨稱看得山東與遼僅隔一海曩時膠船之販于遼與船之販于膠者一年何啻數十百帆俱由成山開洋而過不慮險也卽今膠州卽墨二州縣之運入遼者去年今年亦何啻數十百帆亦必由成山開洋而過不慮險也匪惟膠卽今青郡諸城日照二邑之

運亦必由之然則成山開洋之非險也明矣今議者欲以淮運一半從膠起運則淮河海口而以入遼又以一半從膠起運則淮河海口而以入山東耶若由膠抵成山之外迤邐入登州而抵海口則旣已過險何不順帆入遼若抵淮由天津下濱州利津入海口則爲遠甚費日甚多恐運舟不能待也且膠州起陸以至海口計途幾二百里建廠站車脚之費爲

數不貲今議者以爲成功不計費然亦何苦
舍通由之徑而從迂迴之策且濫爲無名之
費卽費所不論亦安所得船則所謂淮船佐
運之說談之甚美而其實則難行者也職待
罪東方最久頗悉海道竊以爲膠卽諸日四
屬十數萬之運旣不慮險何獨淮運躊躇四
顧爲不然之慮况山東自運尤且不給安有
餘力以代淮運故特不俟會議而臚陳之蓋
利害易見一言可決也等因到司該本司看

得淮運之取徑膠昌何昉也奔曠修途綿亘
二百非以捷也建版車脚費更不貲非以省
也議者豈無燭此則狃于成山之險欲迂迴
以避之耳然按之昔日旣膠遼互販從來之
海舶可稽核之今時又諸日膠昌卽比歲之
飛輓有捷豈四邑之人偏走歟如驚而淮之
人獨畏成山如鬼窟也總之人情只趨利避
害兩念天下事惟揆理度勢兩途今以成山
之安瀾若彼將淮運是處慈航以膠昌之展

轉若此將起陸翻成苦海奈何合通由之徑而爲是不必然之慮况此時索厥車搬運之費求鬼輸神運而無方東省六十萬額運之糧政熬血煎膏而不足無論淮船多助與否又東人理勢萬萬不能承者若祇謂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徒屑屑于代運守催之爭猶後矣合無請乞本院裁奪具題施行等因到職該職等兩院會同看得

國朝自永樂十三年罷海運而人不習海久矣嘉靖中從山東撫臣梁夢龍議撥近地漕糧入海運止十二萬石耳隆慶間從總漕王宗沐議撥淮大十四衛海運運止二十萬石耳然皆旋運旋罷海之不可嘗試明甚今議山東一省海輸六十萬合天下之力所不能爲者獨令東省爲之覓船則桂蘭其柁糴買則珠玉其粒役使則魚鱉其民日泣鮫人之淚而徼海若之靈肝腦塗地不皇顧恤其視遼人之有米不運有牛不養捧腹張口以待東

人之推食束手裹足以待東人之搬運勞逸
蓋天淵矣東人苦無卸身之法捉生替死如
被焚遭溺各救自身之性命此時安有餘力
急人之急故齊自爲齊淮自爲淮淮糧三十
萬數且定矣安得有一半由海一半從膠起
陸之說乎夫一船可行則千百船皆可行一
船惜糧惜命則千百船皆惜糧惜命一半既
由海抵遼則海運通行無碍矣此一半者又
何舍通行無碍之海而必勞人以搬運也且
由膠從陸至昌邑淮河入海必淮人先藏舟
淮河以待運則可不知淮船至昌邑舍成山
何途之適從彼既有船可抵昌邑則何不載
米以往若以空船泛成山抵昌邑以接運則
虛舟飄搖不如載滿安穩職曾偏歷膠萊沿
海之境有數里無人烟三十里無人居者間
有草房土屋不過三五舍村集不過十餘舍
起木于膠膠必多造倉廩沿途驛站必多該
安頓之所計費甚巨膠至昌邑二百里昌邑

至海口而遙在在堆積粒米狼戾淮河海口
既無天造地設之船則露積于沙灘石瀨之
間水輸陸運前臨無地且二三百里之程必
須脚力恐遼陽之買牛僱車未竣而膠昌之
輪蹄又紛紛滋擾矣職以爲北海膠州卽墨
之運船必歷成山今歲諸城日照等船亦必
由成山計程已二千八百餘里且不難衝礁
冒險以期必濟矧淮船至南海僅五百里而
憂跋涉耶若謂成山險而可慮則膠卽諸日
之船先須陸運豈東省之糧不起陸而淮糧
起陸耶東省之船可渡成山而淮船獨不可
渡耶山東最苦無船以淮船助登州不能越
成山而飛渡若從陸起運淮船乃復回淮不
惟無濟于登萊而且益膠萊之擾山東運事
必因此耽閣世未有舍可行之海運就難行
之陸路耗有用之金錢爲無益之經費置緊
用之米粟從紆緩之搬運者從膠起陸之說
職前疏已析其難行非至今始有異議也軍

國大事須博訪以窮其源委虛心以求其利害居中懸斷必當採外來之見聞欲復遮洋例用官軍押運以二百年來未習海之軍一聞點運勢必驚惶逃竄河運已苦無軍海運安能強致驅而之海非逃則死未必濟遼左之饑而先壞漕運之法夫漕運者國之所恃爲安危也漕事關係甚大職不惜越俎之言無已惟有多催造淮船往膠糴販多招募淮膠往來習海之人厚其價值領運駕船徑度成山抵遼交割彼既熟嘗海道久歷波濤隨船什物精堅舵稍人等慣習朝夕辨風雲之色島嶼識險阻之宜且淮船之輕捷逾于遮洋之遲鈍于運務或有濟焉部覆所云從膠冒一道與萊合幫而往可無他虞一言以蔽餉臣原議遮船久未習海多催淮沙二船以完此截漕之事又云押募船由成山登州以至天津明知由膠起運之可已職請以膠卽諸日等船爲淮船之向導紛紛築舍之議片

言可決矣伏乞

勅下戶部覆請轉行總漕衙門募造淮船裝載遼餉照青萊船幫徑渡成山抵遼交納施行

○廣東巡按王命璿題爲遼左安危關

神京安危主心休戚卽臣子休戚敬陳救遼機宜以備

聖鑒採擇事今日救遼最喫緊處當申文告頒布中外以討叛臣李永芳爲名諭建酋以天地君臣綱常華夷尊卑名分金元僭竊終底于滅何如悔禍歸順縛叛臣李永芳送天朝正罪聽天朝定界今後不敢侵犯邊疆庶可免動大兵殲滅種類相安無事建酋亦當自爲計也不則李永芳忍心悖我勢必悖爾安用此悖臣滋孽令爾種類自相效尤自相殘滅以禍亂哉且以我天地

宗廟之靈

聖祖

神宗之德百神呵護萬國朝宗調數省郡數十萬

精兵謀臣如雨勇將如雲大兵掃穴爾輩安
所逃難焉諸種類中豈無有知禮義審禍福
者舍彼從此去逆效順免使西北諸夷笑其
納叛臣亦令爾夷種類不自相殘滅永作天
朝不叛之臣豈不名正而義順爾其熟思之
此申文告竦人心之一策也用兵不越戰守
二策以守爲戰則可以戰爲戰則不可戰守
不越兵餉二端預餉以待兵則可調兵以待
餉則不可客兵土兵步兵騎兵一時未遽馴

習宜戰宜守宜險宜夷宜奇宜正宜伏宜陣
宜車宜騎一時未遽精練兵法云先勝後戰
不練奚以勝不勝奚以戰人人而知也西虜
未必甘心俛首爲建酋用藉款羈縻以散其
黨以孤其勢此計之得也慾壑難填夷狄豺
狼其可厭乎因以弛吾備撤吾防仗之爲吾
用倚之爲腹心可乎朝鮮俗敦禮讓獻琛歸
朝助順討罪不憚效力以滅此醜但奴酋嗔
其助順聲言犯彼以洩忿先年關白入犯彼

疆猶然費許多拮据而保護之豈以今日爲
助順致寇可坐視乎諸臣共舉劉時俊爲宣
撫使亦保護屬國之初意也然遼陽卑危孤
注人情洶洶顧前失後撤一枝而馳陣永奠
堡陣鴨綠江以爲救援能乎兵法有以不救
爲救者惟在擇良將選精兵遼陽出一枝以
恢復開原鐵嶺爲左右犄角之勢聲言雪耻
搗巢彼奴酋勢方內顧何敢移一步牧馬于
朝鮮境上乎此以恢復舊疆爲保護屬國之
一策也將 在謀不在勇兵貴精不貴多誠如
趙充國營屯郭子儀自耕百畝卽農卽兵家
自爲守集土著同西北之素精車騎者以練
人人盡兵客兵盡變爲土著逐堡營屯逐堡
訓練習車戰備大銃百子銃神臂弓摧山弩
築屯堡爲保障濬溝洫爲隄防虜馬不得奔
突去來無所自由夷者能使險聚者能使散
强者能使弱奴夷之長絀則中國之強伸矣
營屯畝宿重兵于金復海蓋諸州則遼陽之

咽喉不斷三岔河之要害不孤山海關之列障永固矣錢鹽馬價開納稅契百計搜括易竭也用移稅加派以濟搜括之窮車載騾馱民輓陸運易匱也用沙船海運以濟陸運之乏况營屯積貯尤所以濟移稅加派之窮沙船海運之乏乎不則無論處處調遣處處驛騷寒飈刺骨異域悲離人無固志能戰乎形勝未諳耳目未習半菽不充枵腹待哺能戰乎無論尾閭不足供漏卮虛內者勢必虛外萬一奴酋不攻遼陽從長勝堡西下而攻金復海蓋則咽喉中斷指臂瓦解誰爲轉輸誰爲犄角乎竊計開原鐵嶺撫順清河舊疆不復數十年亦不可戰也何者勢孤而力單也營屯兵農之策不蚤行開原鐵嶺撫順清河舊疆勢必不可復也非惟恢復疆圉之難卽加派徵輸敲骸吸髓事終不可繼或慮黎庶且生心蕭牆且釀變也何者民困而情離也此又以營屯濟移稅加派之窮沙船海運之

乏用爲恢復舊疆之一策也其要在

聖心憂勤惕勵法

祖臨朝拔忠直召問延攬將相一心猜嫌疑貳盡
化有以鼓舞臣工培植元氣寓折衝于樽俎
以內安爲外攘耳昔宋臣李綱言三鎮國之
屏蔽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尺寸與人韓
琦言益養民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
日充此正今日救三韓鞏藩籬固

神京之對症藥石也

○遼東經畧熊廷弼與各衙門書稿語曰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今逆奴引徽欽規例汗擬乘輿
主上之辱極矣爲臣子見此不悚肉動慚恚憤而
怒與賊共益載者必無心肝者也奴酋之禍
實釀自李氏及作難仍用李氏子爲帥一子
敗復用一子而一子又敗復得保護無恙杜
松以殺降論斬乃一則曰松再則曰松竟用
醜橫隕師殃及衆帥而護前言者猶誦忠魂
不去口官軍未集未練便謂師老財匱而馬

上促之及其敗又不徵兵集餉坐亡開鐵北
關而不悔巡撫何官忽以一言而裁又忽以
一言而復海運忽開忽止旋又忽開而又牽
于陸運直至陸運必難行軍馬已餓損乃復
從海運三道並運本謂隨俗用牛車便却買
騾車不兩月而歿折殆半計將九十三人半
屬材官便太多恹留不遣遼人倡以遼守遼
之論以取帥印印一入手遂謂遼無人募而
憚徵調者仍執前議而不移既已徵兵調將
忽又用夷攻夷謂借愍兵可勝將百員兵十
數萬致緩徵調軍不解甲馬不卸鞍卽賊一
旦放馬猶恐猝警難集何乃分撥何乃屯田
開鐵有田而軍不敢種遼潘有田而民自爲
種田于何屯軍于何取方遣科臣到關專主
點驗忽叅其官併寢其役方謂募兵擾民忽
遣科道召募已經出募忽又議停本爲遼徵
兵措餉而又留練各處四分五裂以減其力
本爲遼設官任使而巧爲起廢徇情陞補法

套以濟其私卽如朝鮮之役若非陪臣不願
劉大行請止而官多事多徒滋紛紜竟成何
濟凡此皆係年來

廟議甲是乙非朝反暮覆事事模稜苟且人人怠
緩悅從而中間一種乖阻鼓煽困人陷人之
狀彌猶未敢遽言也按此光景與靖康一年
之中議論舉動亦何以異今人動稱兵難餉
難按靖康初李綱疏言敵兵號六萬而勤王
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兵何其多汴梁一城

始括借繼搜括餘銀數千萬以賂金人錢何
其多彼皆集于一旦我何以天下之大兩年
不能備兵措餉便謂以一隅困天下而不知
此乃以一隅救天下也遼惟輕一隅故亾徽
欽輕一隅故北狩而今賊至令得引爲規例
豈必到此地位而始兵易餉易耶或謂議兵
十八萬太多耳姑母引播倭近例卽如李綱
言敵兵號六萬非實有六萬也當是時河北
燕雲全爲宋有金人前阻大河後抱重鎮孤

兵深入轉戰千里非如賊無牽無顧突往突
來之便也勤王師二十餘萬當之猶同破竹
豈今日心膽久破之兵而欲以十一二萬退
保城池進空巢穴以加于李綱种師道姚仲
古諸公之上此諸君子望諸帥之太過而赧
赧焉不敢虛承者也至補分守開原兩道改
贊畫爲監軍道豈亦有兵餉徵繕之難閣大
老何遂不能竭力專請何遂不設法從權而
竟無一提起者獨遺弼與兩監軍道形影相

吊生歿相憐以當此賊亦可愁痛之甚矣今
那慎言已久往瀋陽彈壓高出亦將赴萃集
經營遼城中僅弼獨一人支撐而頃又有憤
怒矢血之病歿活難料不得不爲力疾訴此
一段于

廟堂諸老先生之前意于徽欽規例必有爲
主上而慘然動者必有見其隨狩諸臣而慘然自
動其心者知我罪我弼固有所不避也惶恐
惶恐歿罪歿罪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三
○經畧熊廷弼題爲官軍勞苦真堪痛哭懇乞

恩賚慰勞以示鼓舞事臣惟邊軍苦而遼軍更苦
遼軍苦而援遼之軍更苦彼其捐室家之樂
絕生人之歡萬里赴難與死爲隣無罪無辜
受此魔業各邊亦有工程而孰與遼東一一
從新修築之苦凡挑壕濬河造閘立關幫城
砌堞伐木燒窰打墻樹柵以及敵臺冷鋪馬
道營盤之類北城纔竣復築南城遼城纔竣
復修瀋城此皆守具之必不可無必不可緩
欲諱做工而不能欲暫休息而不得者每見
諸軍自朝至暮腹饑喉乾自冬徂夏手足
瘃心如刀割而恨不能以身代也各邊亦有
設防而孰與遼東經年鎮月在外暴露之苦
前姑無論只自去年八月臣到任後三帥各
統兵將于虎皮一帶荒土之間人不解甲馬
不卸鞍餐冰雪寢暑雨且十閱月每見諸軍
疾病痺腫風濕侵尋蟣虱蚊蚋痛癢作楚心
如刀割而恨不能以身代也各邊亦有操練

亦備什物而孰與遼東事事易壞難置之苦
向來軍士不操演各挾一弓十矢至十數年
烟薰塵積竟成古董今援軍無人不演每隊
以一教五每軍日射數百矢弓折箭斷損壞
如積屢屢咨討材料調取匠役皆不見到而
遼東買一弓二兩一矢五六分更無買處至
于衣甲撒袋鞍轡皮繩諸物日日裝束時時
追逐補綻縫破無事不貴每見軍士賠辦器
物典賣行囊身無寸綿裸體穿甲心如刀割

而恨不能以身代也各邊薪米亦有貴時而
孰與遼物騰踊遼人抑勒之苦糧草貴不必
言他如飯一碗賣錢九文葱一斤賣錢十文
肉一斤賣銀六分一切衣食用度皆價增往
日十倍而又且每銀一錢與遼人換錢五十
四文及與賣物却要六十文筭每銀一兩不
當內地二錢之用計步軍日費八分馬軍日
費一錢三分而所得月餉那能得殼每見軍
面土黃馬骨山聳枯稿奄喪無復生理心如

刀割而恨不能以身代也臣與各官軍自出
山海關便與賊爲終始無復西還之望見此
勞苦誰忍自逸見此饑餓誰忍自飽見此用
度欠缺誰忍自費每日偕監軍道小帽短服
同軍操作往來慰勞與共其苦每夜私念輒
愴然涕泣至終夕不寐頃者倉卒赴潘裹糧
不及運饋稍遲軍士遂有忍餓兩日者臣痛
之自起更時哭至半夜各將環立皆泣下不
忍仰視凡此皆爲軍苦也前歲誓師初蒙

皇上特頒賞銀二十萬一時士無不感奮顧其人
與骨已朽今之官軍毫無干涉也雖臣曾帶
銀十五萬兩除召募打造外閱操有賞修工
有賞設防有賞盪菜有賞絮襖有賞馬棚有
賞節旦有賞然滴水不能沃焦釜而今其銀
已罄盡也前臣已擬疏代苦軍請命忽即報
傳輔臣方從哲揭請發銀三十萬兩頒賞軍
士無不喧誦歡感謂賞旦夕可至得緩須臾
歿今見兩月寂寂無一消息又無不恚憤歎

望沙中偶語謂

皇上忘我棄我經臣終日用我力痛我苦徒假慈
悲而實不以我等苦告也諺云何以怒許不
與夫請而不與遂不復請則曷若當日弗請
而使軍士之相忘于無今日之賞既不肯與
則曷若初亦不與而使前後之無例可比况
今日之賊視撫順初失之賊何如今日之軍
視初到援遼之軍何如今日家當粗立旬月
苟安之賞視三路未債開鐵未亡之賞何如

有益無益必有能辨之者自臣修築潘城以
來賊率大衆數萬盡屯撫順關上日日以二
三千騎深入內地距潘六十里誘我疲我沿
邊三千里墩撥軍士無不人人拿盡此月內
外定有一番大犯援遼三總兵塘報皆止報
遼鎮李總兵塘報又止報軍門不報兵部
廟堂不知若見謂此際河東稍緩而不知此正
官軍與賊搏命相持之會卽犒賞銀兩未能
遽到但得

皇上憐憫軍苦一言先爲宣慰而隨以銀至此犒
賞之極及時極得方處也今援軍之數倍于
前年又兩年以來未沐

恩賚伏乞亟

勅該部速發賞銀三十萬兩星夜解遼大犒三軍
以慰其勞而毋使怨望以感其心而毋使灰
頓臣又查得各邊將官額設廩給養廉頗厚
又不擔驚嚇不受勞苦惟日坐靜俟巡閱各
差薦叙陞轉安福尊榮何等愉快今援遼自
總兵以下賤同囚隸勞同牛馬日赴沙場與
軍士同凶夜宿草地爲燐火作伴而廩給又
薄又有効無舉不得比于額將邀一薦刻爲
出身之地又見兵部近日加銜有布衣驟予
都司遊擊者而身在圍城反不得進一級以
爲榮每對臣言嘖嘖不平臣爲時時犒勞與
共起居飲食差爲安慰而餉司兩監軍海蓋
寧前各道及管糧同知通判各官之苦尤有
不勝言者更乞

皇上下破常格

欽賞部鎮道官以下銀兩有差使文武吏士皆感
皇上異常之恩樂爲用命而臣亦得藉手急急恢
拓此一塊土以還

皇上而早省中外轉餉之費此鼓舞人心一大機
括也

○薊遼總督文球題爲援兵愍不畏法相率脫逃
乞賜究處並行酌議以肅軍紀以杜亂萌事
據昌平總兵官今候代王國棟呈稱有援遼

延綏將官袁大有領兵一千名前至昌平關
支行糧料草至十七日三更時分各兵約有
七八百脫逃向南去訖等因又據昌平管糧
員外郎徐騰芳呈稱有援遼延綏兵馬一千
餘員經過本鎮行糧料草隨即支訖至于十
七日三更時分脫逃大半止有三百餘名住
居城外查得各軍誤聽道路訛言慮恐出關
竟爾逃散該本鎮王總兵差官招之不來本
將諭之不理騷擾地方搶奪頭畜種種違法

其爲戎首今見在三百名雖言守候同行實亦觀望思變適本道移駐密雲未回人心騷動本職卽隨出示安諭再三稍稍寧安但客兵經臨米豆草束隨處關支原未裹糧相從今各軍不盡隨衆脫逃尚爲知法且往來招撫動經旬餘若使芻糧無資必至驛騷居民且又借名棹臂該本職暫借行糧三日以安其心計顆粒束草皆關國儲相應呈請或止准三日或于離鎮啓行日止支等因又據壩州道呈據良鄉縣申稱有延綏逃兵約近一千人由昌平起行從蘆溝橋而來道經本縣呼譟而南一帶關廂雖無搶奪之擾而鷄犬不寧田禾殘食在在不免間有棄盔甲而不顧棄原騎疲馬而奪驛馬官馬以往者擬合轉報等因各到臣除臣批行昌平餉司將糧草姑准照日支給復行各鎮道嚴拿倡首者解赴正法隨從者招令入伍見在者速令先行以絕觀望外該臣看得遼當敗師之後人

懷暴足之心各兵馬之憚于入遼也無人不然亦惟有領兵之官撫恤有方約束有法纔得鼓舞此輩以收其一臂之用耳邇來所募之兵不及所調之兵領兵之官却非募兵之官故兵馬之精銳者日見其少而兵馬之逃斃者日見其多每遇簡兵殊爲短氣祇緣逃兵之數多未敢白簡從事有細打以示警者有押回以補逃者有姑令入遼戴罪以管事者臣一一列其狀以報之樞部轉行募兵衙門多方嚴緝勿令此輩之漏網矣不謂有領兵千名逃去七八百如袁大有其人者有是哉兵之無法與將之無律抑至此乎夫各處募兵甚難而民力已竭兵之逃也所累在地方遼左需兵甚急而望眼幾穿兵之逃也所悞在遼事且悍卒至七八百譟呼而行揚揚馬上操弓露刃莫敢誰何又與往日之魚驚鳥散而潛跡匿影者不同此一去也果能枵腹以長往耶抑肯忍饑而待斃乎小之必爲